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 阮葵生著
茶餘客話 下

進步書局校印

茶餘客話卷七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通政司無司屬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闕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為善。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為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為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為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督撫加尚書侍郎銜稱中丞固謬。即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為大農大馬大寇大空。刪去司字。誰為作俑。波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紫禁城騎馬之制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吳梅村葺城行

馬進寶為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暴

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苴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為仇家告併兼。即稱盜賊通囊橐。未幾伏法。

范忠貞遇害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秦宜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即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臥逆焚公屍于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于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徐侯齋之高蹈

徐侯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為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侯齋名。具書致名藥。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侯齋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為辭焉。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李琳枝之風厲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即孽芝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于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 珞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尚存。

林茂之之清貧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寔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糧。君能守之。當為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卧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為林處士物。即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善擇塔

宋文恪公善擇塔。為王藻儒拔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孚青編修。

汪堯峯性情下急

汪堯峯詩文爾雅。然性下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文人習氣

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為關西夫子。與顧宜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啗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謾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為佳話。

陳午亭作六公贊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公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

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允謙。蔚州魏敏果象樞。永宣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璠。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于是作六公贊云。

名人臨終吟詩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我眉山伏虎庵。留一偈云。儵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弗楚晚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夜。身後帷幕不周。杜寶抵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用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開。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詠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蓋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我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蓋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君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我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能薦賢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重師誼

白仲調為王東泉伯勉門人。官于京師。聞東泉訃音。既為位以哭。後于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興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贊。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厯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撫吳政績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偽劄。追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燬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宣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恩遇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蔣喬廷璐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舟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圍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賚酒。有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

忠忱垂奕葉箕裘

魚塞漏舟

陸稼書曾祖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表少司農憂歸邸里之日。舟中篋笥沾溼。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向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踏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况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潘次耕之學行

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厯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俟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托次耕恤之終其身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譚左羽瑄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藝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管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猫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薦賢

李湘北為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蔣文肅父子恩遇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頌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為殊榮蓋其莫法尚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即賜第西華門蚕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

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為異數。士子賜人參十二劄。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李安溪光地字魯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謀平臺灣。裹蠟為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為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削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偽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眾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堃率百餘人扼于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資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

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臯兩朝聖恩記

方靈臯。初為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為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于漢軍。靈臯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朱文端知政體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顙。雙顧。插鬚。大口長目。步闊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為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為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丙辰。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益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

文瑞生於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臨終吟詩

張詰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於李文貞。官漂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為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七終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相士之謬

莊殿撰培因借某上舍。自表文達齋飲歸。同詣于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學圃聽歌詩

許念中黃門志進精于顧曲。有家樂一部。填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為雅集。顧亦精于音律。眾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飲者為徐殿撰端揆。顧編修俠君。呂孝廉開蕃。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嗣宗。李明府質菴。李茂才寔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徧召善歌者。皆一時名流。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眾喧皆寂。李寔君即席賦六絕句。余和韻志別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為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嚼徵含商辨一毛。紛紛蟬鳥失歌嘈。停杯韻與秋颺發。天水澄

鮮海月高。白髮龜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傾杯。何人即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笛才。
曾記花前鬥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豔說金荃寫麗詞。觴竿淋漓
樂曲和。豪吟興為感秋多。堂開秀野開花木。頭白尊前復此過。醉誦新篇廢夜眠。載
將風雅入歸船。歡場老輩難分手。悵望秋山浦樹烟。

小的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
小底。蓋即小么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
皆中男為之。

衙門外之撞衆

今衙門列木干衢。俗名撞衆。即古之陞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為
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
蝦節。

除官氣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

乙過劉忠宣大夏為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艷稱為美談。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即沽名耳。非素位之義。

骨重羊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自葉爾羌西行約二十里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天兵定葉爾羌後。遂漸及內地。初以為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為裘矣。近聞按集延西南一帶。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董。或曰古銅。傳聞間不寔可知矣。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即擒至禮拜寺塔頂下擲殺之。

火浣布

火浣布出四川越馬廳番地五巒山石縫内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捻棉織成布。己丑劉臬使益贈一幅。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抹几案油穢甚利。入烈火臑處即有焰。焰息穢去。焰即穢也。布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

灰三次以後質漸鬆。彈之即裂。楊升庵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雲。出于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雞素

雞素本于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髮。雞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勒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雞素。或云雞膝像形也。

記筆三則

東坡以黃連湯調青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文端公以紅花黃連煎水發筆磨墨皆用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玉。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鼯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日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某詠猩猩毛筆。

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彥章名紙。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仿之。見李寔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石菴壩自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灑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朱碧山銀槎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為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寔庵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京。高江村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關。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見天孫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杯後歸陸丹叔。費墟子屢摩挲賞之。

記扇

明人皆尚金扇。即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間。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陵夾紗扇。曹扇。靴扇。溧陽歌扇。近日又尚豐潤畫扇。野獲編稱聚頭扇。吳

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豔女。至于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予近從陸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駁落已甚。而璀璨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即折摺壹扇。水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臺蔣蘇臺。一柄值數金。

納蘭侍衛之風趣

成容若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為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尾蹏塞垣。珣弓牙箭。環列扇帳。以意製器。多巧俚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犬救主人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真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窗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蘇。北

人秋後即喜卧炕馮大木廷樹于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是鏡之詭詐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鹽陳相國為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闕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托公事不復往鏡因子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為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為耳後數年鏡為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村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秦氏弟兄多壽

辛未駕南巡。幸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駕。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年七十。壽然年六十。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

詩人福命之不同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致身。卿貳。夢以章社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官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然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紅豆

蘇州城有東禪寺。植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入階前。自號紅豆主人。畫紅豆新居圖。題而和者百有餘人。又虞山紅豆昔為著書之處。今年顧古湫鎮繪紅豆山莊圖。同人題詠甚衆。董東亭潮七古。尤為擅場。果郎見而賞之。錫玉章一方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因禍得福

青陽江孝廉周開辛巳選河南汜水令引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調瘠邑意怏怏此五月間事及秋中州大水黃沁交灌濱河州縣盡付波臣而所調某令盡室被淹江聞之而喜可知也。

力阻開礦

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俗訛為銀子山明季幾罹礦稅之禍今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間有吳越遊手不逞之徒勾串胥吏呈請開礦且以重利啖主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寔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清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于太守曰俗語不寔流為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幸庸知不預為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于民間數事太守布勒亭深然之會布倉卒罷官弟亦挂議去事仍未結攝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徵寔紫坪尚滯會城間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臺花事

豐臺為養花之地園圃相望竹籬板屋轆轤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

至然園翁貪利。花蕊未放即剪。擔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梁阮使之玩芳亭。張詹事之遠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莫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尚有花廳五架。清池一曲。游泳朱鱗。京朝官年年脩禊于此。花園皆有窖。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即今之堂花也。

京城古樹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卧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欽。菊。莊。詞話。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在國初。亦名流履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飲槐蔭。對弈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禹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為園址。

張南垣父子善叠假山

華亭張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為假山。悉仿管邱北苑大痴畫法為之。巒嶼澗瀨。曲洞遠峯。巧奪化工。其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為最有名。連既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貳清候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春苑即兩園舊址。王宛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村為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創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咏假山者最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于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貧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村傳中述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構。未幾而他人輦去。復為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調南垣父子也。

都門瑣記

禮部堂夙夜匪懈額。工部節鎮庫捧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已撤其名。嬾眠胡同水月禪林額。為王無咎書。城南崇效寺。又名叢花寺。內靜觀二字額。為王覺斯鐫書。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為董思翁書。聖恩寺為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

時物。又馬櫻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為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舊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村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朴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隸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有鬱羅蕭臺。係分宜書。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二將。云有一像亦分宜也。

白塔山即永安寺。本瓊華島舊址。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改大隆善護國寺。為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有二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城門外。

拈花寺德勝門內西北。雍正十一年。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明憲宗建慈仁寺。為母后祝釐。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

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園。厯厯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陰。數畝鱗皴。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為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幹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窰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帳。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為平殿。三間。雙松竟舉入木殿。海棠院今廢。為染衣之所。惟窰變觀音尚存。仰荷層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遊。陳絙稿張懷月巖冬友皆有詩。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鬢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慈相。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裙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遶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茶餘客話卷八終

茶餘客話卷九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吳雲襄為九華山僧轉世

青陽吳宗伯七雲襄少客於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為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往如一家人大都同讀書太學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櫻桃斜街至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予從劉氏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舊第到門僮尚解鄉音面因久別真難認話為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即依人不丈夫笑謝韓臺垂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前身為九華山僧

玉岑夫人

許謹齋給諫志遠有謙直名既劾江督噶禮貪橫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詠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黨

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自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栱。甲於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為茂草。妾王岑夫人。為白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官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李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黃門為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收制府。片刻不使停。陳滄州詩。三春華髮棲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闔似聞憐讓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嚙制府事。黃門善騎射。精繙譯。於清文蒙古言語皆通曉。才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索米善誣諧。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卻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黃莘田篤於師生之誼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為八閩巨手。宰四會。以觥硯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太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

門廷賓客之盛紫坪即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畫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滿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為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脯告匱附舟至淮為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即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為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為紫坪言。

詠煙詩

煙一名相思草漢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閩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耀作煙草歌形容盡致。

燕窩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靈仲威鉞署窗牕說云燕窩名金絲

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為小窩。啣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啣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為佳。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貢船所載。大者長止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折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藩司松信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水深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即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為果餌占地也。其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而復去。尤為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於拙者云。吳梅村咏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啣白小魚。卻供人獻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壺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謹齋黃門每晨起。食燕窩。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為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弱。

煮熊掌法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煙簞。

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江鄉風物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立春。作望江南詞二十闕。分詠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王蓬心宸讀而艷之。為寫歲朝填詞圖。仿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邨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巖程晴嵐朱榆園皆有題詠。劉秋巖方謁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詠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彙書一冊。每一展讀。食指欲動。

北地葡萄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吃檳榔惡習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即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蠟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海沼藤食之。每會席賓客。

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威靡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云。轎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蠟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為吃蒜者熏。作詩云。南滄灰荐蠟。巴蜀菜先葷。幸脫蔓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溪雜志。載蔓藤葉可以作醬。即茹醬也。

非時菜果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密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東山宗伯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搥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入市。不為稀有。

貂狐之種類

俄羅斯烏蘭海皆產貂。舊傳人赤體卧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狡賂鄭人事相似。為此說者。蓋深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實不然耳。掃雪大於貂。絨白毛長。光遜之價亦減。捨狝孫大曰馬狝狝。小曰羊狝狝。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

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黠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毛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黠而腴黑曰獨乃。又其次身黠而腴青曰火狐。此外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為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煙熏之。貂畏煙出奔。即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蹤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嚙之。亦有用弓弦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為裘。為帽。廣志貂鼠出扶餘。

物類相別

駝糞煙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播鼓於下。則盡落。以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水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炸。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鬆易側。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不倒。圍爐炭烈。分開易滅。不分易熾。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燄。而四布。續博物志云。戎鹽累卵。獺膽分杯。

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一二

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蠟置皂莢半挺則不沙藏鹽用皂莢置內則不滴好香油浸鱒魚盛夏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晒乾藏黃瓜茄子冬日可用。

容安齊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漬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鏤為片置入懷中出碾易碎乳香朱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搗不粘易碎兔絲子燃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炒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裂先箍置烈日中以瀝青末參縫內不漏墨污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皂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葶薺水煮可刻字染坊淋過灰洒乾可收藏黃瓜茄子蛙鳴處以芝蔴楷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土硫磺飼雞鴨易肥牛骨置池中水不涸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色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暈鹽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搗桃杏仁設豆面攪入渾水中即澄清冬筍福橘冰凍堅者以冷水浸之味不變若加溫水則味大減冰魚亦忌用溫水

詠絡緯

絡緯鳴秋聲。持清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勵南湖司寇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聲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奕世多。時蔣文肅寫春林絡緯圖。近羅徽五侍御典注詩。以此為螽斯羽之解。語甚怪。

物類相感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為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董子云。人之言醞去煙。鳩羽去睬。慈石取鐵。頸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木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家灰傳漏。啄木愈齧。堂螂之氣。含之出火。邱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去。蟾切玉。橘明珠。油鑽針。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礪錫以茹。畫暈以蘆。洒油以窰。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雞。魷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鑿線不熱。翡翠屑金。神砂碎鐵。雨將至。七弦暖。大風至。痼疾發。癩疾作。而匏血動。蠶珥絲。而商

弦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駝煙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皂莢宜蠟。黍以蠟散。栗因酒敗。麻得黍而涌。酒因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篋巨鹹。石反正膠。戎鹽累卵。青蠅還錢。磨角續劍。鸞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未可悉數也。至物類不齊。更不足以常理測。訓狐夜察。蚊蚋晝不辨。山岳跋離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蠅仰栖。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為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謂為不慈。死者棄屍野。外施鳶鳥。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嘆為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蜂蜜之神妙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上膏。抽其精華。以為花蘊。而花中浮艷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採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毬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蓄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燂。而其膏不起。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以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中國用糖之始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糖作狡獬號為糖獬東坡過金山寺詩送遂寧僧圓贊云涪江與中泠共作一味水水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已有甘蔗錫矣。

餠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為卉醴見曹棟亭所刊餠霜譜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醒註謂取蔗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錫而三禮註錫字俱云煎米藥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為糖見於漢時明甚。

驢也蹇也衛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詩病摘其鴟鷂今日偶題題似昔不同閩巷寫詩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一時呼曰蹇曰驢曰衛子驢驢皆帶子呼馬則不啻遇草之云耳。

茶餘客話卷九終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記名磁

御窑磁器超越前代規模最闊多出刑部主事劉伴院監製伴阮名源又有郎窑。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酷肖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窑也。又熊窑亦不多讓近則年窑唐窑皆入賞鑒。

成窑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粧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窑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鬪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雞缸寶燒碗硃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稱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陽羨名陶錄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圖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鑿。光采射人。却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淪三春羨。昔杜茶村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三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一藝成名

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葦。萊竹。趙良璧黃元占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桂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爐。談氏箋顧氏紡。張氏爐。洪氏漆。生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吳興薛晉侯銅鏡。歙曹素功製墨。吳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賢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濮謙壬午生與蒙同庚。嘗贈詩云。滄海茫茫感劫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

淨因杖底青山為老友。窗前翠竹似閒身。饒子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卜鄰。

物異名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草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裡汲寒流。隱背。屣背也。李鄴侯以松膠枝作隱背。偏提。酒器也。見說郛。唐詩亦有用作者。護朽。見菽園雜志。滑稽。汲酒曲器名。零丁。尋人招帖也。剛卯。古印佩名。模稜。門楹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遺牛乃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遺子如馬奶。律令雷邊鬼。捷與雷同。見桂苑叢談。藕覆。婦人膝鞵。始于楊妃。見致虛雜俎。璚籍。卷箔也。見女紅餘志。響箭。今之鼗頭。見宋書。駃馬扇。馬見唐書。柳斫木札也。湖謔。吹唇作聲。感粟。鼓管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即茄管。蒸餅。即胡餅。並見筆塵。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穎。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俱見致虛雜俎。篋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摘袖。不落為酒杯。不律為筆。扶老柶。皆杖名。見表異錄。麥光紙。粟尾筆。見坡詩。溺器曰夜溺。見唐人集。通峭。承梁小柱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魏收有通峭難。

為之語。匹製即今之盞杯。俗名套杯。外大內小。古人不通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曰。餞行三匹製。文間。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如交椅之稱。胡牀即交椅。

茗飲源流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僮約。爾雅檟苦茶。茶即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于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又飛燕別傳。后夢見帝賜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有之。又謝安詣陸訥。但設茶果。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非飲茶之謂。開元中。憲岩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在杭州有詩云。詩人偏好事。何苦着薑鹽。未免為古人所哂。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內廷皆用熬茶。尚有古意。

品酒

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潑新醅。清冷錯着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着錯水也。屢

入篇咏。官京師仿為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墨露。見查梅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飲。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滙糶于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僅數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為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白家烏帽重屏裡。初試經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雨阻前沽。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

酒祀典

袁石公鵠政入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夫聖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稽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興。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國畢。

茂張李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伯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闕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

杯襯之始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于萬柳堂。酒酣指此為問。汪茗文以為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即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為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于蜀相。崔大奇之。為製名而詞于賓友。人人以為便。于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為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青鄆油繪為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杯托製甚合。前人有辨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

飲酒戒惡習

俗語云。酒令嚴于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為歡。眾奉命唯謹。頽首聽命。恬不為怪。陳畿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即是客氣。不然亦靈俗也。君子飲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槩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為恭敬。以虐為忼慨。以大醉為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畿亭之言。可為酒人下一針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吃不濟事。多吃濟盛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畿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叙。小飲凌寒出門。小飲衝暑遠馳。甚熱不可遽食。小飲珍醖不可多得。小飲真得此中三昧矣。若酣飲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墨無卜夜之賓。衢道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即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猜枚

元人姚文奐詩云。晚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裡偶相逢。刺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即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評酒評詩

甲戌春同鄉宴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詠之餘諧謔同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尚友如廉頗據鞍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冶如橫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衛填海每不自量璜水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予曰請以評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尚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興水璜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為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璐按胡賓南名一鴻予癸未同年

四書酒令

辛巳冬與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查浦輯聞紀未行坨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即天

子聖哲類也。竹垞與原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為酒令。予與紫坪即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于後。

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元且瑋寶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沉酒冒色 雷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措笏 天子令德

惟被四國 君子是識 天子建國 公子御悅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遠

寒暖燥濕 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肆馬鞭者。于捍內藏一劍。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隣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尚書。有獻鞭者。製甚精。拔鞞去之。則一鐵簡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此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城山居新話。

秦文公作旄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弁。見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媧氏作竹筭。赫胥氏作木梳。堯以銅為筭。周文王作珠翠。又名步操筭。唐高祖作反綰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見古今注。少康子興作甲。桀造瓦。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鏃。見管子。鑿齒作稍。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方。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云。倭作方。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暉生股。是作方矢。黃帝又作弩。蘇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權。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倭作。皇甫陰作耒。及犁。見魏略。夙沙氏作鹽。帝女儀狄造酒。見戰國策。蘇服牛。又作城相士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哀侯作御。舜造筆。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暉作側楸棋局。見馮鑑續事中。老子作擣菹。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見後魏李邵序。漢武帝作藏鈎。晉摯衛尉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見天中記。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農作琴。

伏羲作瑟。蒙恬作箏。師摯作笙。夔作鼓鞀。又云倭作女媧氏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云。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黃帝作清角。女媧氏作笙。隨作箏。女媧氏見古史。商辛作塤。蘇成公作箎。見世本。漢時邛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始作釜。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鋸。鑿見古史。夏少所為箕帚。見古史。夏昆吾氏作瓦。禹曹氏作磚。俱見古史。公輸般作石鏡。倭作鈇。見世本。蚩尤作冶。見尹子。黃帝臣雍父作春。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詹何作綸。鈎及餌。舜作瓦棺。土槪。禹作伺風鳥。即相竿。見古今注。黃帝作釜。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梳。見災異子。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頒其式于天下。又謝宗可集有咏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屣履。見世本。舜妹嫫作畫。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于軒皇。

取燈發燭

京師人擘草麻梗為小片。塗硫黃于其末。呼之曰取燈。杭州人有以松木為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又清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即燭。呼為引兒。

靠背別名

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鱗斂松養和。養和即靠背也。皮襲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盧養和。烏龍養和。

虎子

虎子一曰械窬。窬音豆。漢人以玉為虎子。

使篙張帆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槍。太白下涇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撐折萬張篙。益唐詩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葉子槍風。榜人逆浪。即折槍之謂。

茶餘客話卷十一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楊克一詩畫

宋楊道孚克一。為歷陽法曹。遺呂榮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道孚為張宛邱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即此詩可想見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高士畫之名貴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傳。聞大內藏名駿骨圖。云係高江村所戲。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似太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小隸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

宋東楚湯屋字君載。輯畫鑒云。龔聖予身長八尺。碩大美鬚。讀書為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意。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天朝十二閑。今

日有誰憐駭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嘗作雲山圖。彙五冊傳于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得片紙。如得連城璧。今日宣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即凭其背畫馬者。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遺固。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貞洗馬梓陸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龔高士墨鍾馗

朱竹垞謂畫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棊。皆設色為之。至龔高士。易以深墨。其法仿趙千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書家草聖。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筆。而明吳承恩為之贊。

龔高士女

宋僧權道衡入市鬻漢印一方。貯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即持送權曰。先生愛。請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彼猶此也。相讓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紫坪謂何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元楊元城著山居新

話。戴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州覆。翌早獲屍。棺殮焚化。胆大如斗。不能焚。諸君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今天亡我。關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全篇不傳。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戴莫雨山傷丁氏故墓題一絕于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舟。前山映客作清游。芳華消息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實相啟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今淮人尚有兩粥一飯語。

葉公還金記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州。與丹陽東子章訂交。未幾子章赴汙。以資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讓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東氏子及君讓至。啟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十顆。布帛有差。歸之東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王逢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為淮陰人。國初宣政院都事李實之子。韓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又云前國

史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葉高義為著還金記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
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蕪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誤平章七薦中書不報
李陽冰祠碑之神異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藩忤上官有詩云眼中
絳灌非吾侶昔日夔龍憶共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
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明詩綜采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
丈餘歲久祠碑已仆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
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震足竟夜至天明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
聞請新其祠召工雜草獲錢六萬緡遂為修葺之需期月而廟工成

復仇義憤

宋潛侯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為良善者眾
及鄰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殲之長吏忌讓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及殺
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絕類

揚靖碎珠有四善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連一武官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偽物欺人。命擊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投獻。以陷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獎。由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猝然至前。不為動。竟擊碎之。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尚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明史云。尚書字仲宣。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度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墮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關。曰昭恤院。後即其墓。久之。蕪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為修整。尋其嗣奉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清明上塚。必至尚書墓前。奠杯酒。盃飯。遵中秋之教。三百餘年。

劉美人簪花樓

武宗幸清江浦。過淮。都御史叢蘭總兵官碩。世隆迎鑾。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衣簪花鼓吹入城。駐尚書金濂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

賢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住三日。遊各寺廟。又偕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州縣等。齊入池爭救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北行。金尚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懿簡自警銘

張懿簡。鵬為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于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慎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與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驚爾。嗚呼小子。淑慎爾止。

嘉靖三狀元之異

沈景倩野獲編紀嘉靖三科狀元之異。辛丑狀元沈坤。歷南祭酒。憂居。倭至。散家資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却。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泗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李薦其才兼經畧。功收禦侮。起為北祭酒。為同鄉故給事。應嘉所構陷。瘐死。淮守范櫛迎。

合成之人皆以為寬。其癸丑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皆殞非命。

范梈獲盜

范梈字養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貨甚眾。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千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衙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僦居潘氏園。以寓梈者。問有傳牌否。曰無有。伺之見從者甚眾。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莊農。曰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佯與飲中。挑與鬥。相執。贖以來。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輿謁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問汝門乎。叱令繫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羣賊遁散。所留孳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擒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蒞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倍師。嘗曰。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為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勢利婚姻之惡果

嘉靖中。浙東趙祖鵬。官翰林。女嫁陸炳為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艷而才。己未。淮人丁士美舉狀元喪偶。趙欲妻以女。士美鄙其人。拒不許。時會元蔡茂春慕趙。欲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而薄蔡。既而陸歿。趙亦下獄。蔡由郎署外。謫罷歸。始終皆生贅趙。一事不振。蔡歿後。趙尚在。盛年以節聞。

老少同榜異夢

王堯載。典號龍懷。萬厯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晦卿沈邱交好。謂曰。夜得子。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于室而生。遂名一臨。堯載聞之。驚詫不怡。眾詰之。徐乃云。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裁降地。予已向老能久待乎。自是每過晦卿。必抱膝呼年兄為謔。及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為異。後一臨卒于官。喪歸。堯載尚優游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塗山逸事

夏塗山曰瑚。幼為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遂以草呈。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即發矣。即發矣。子以此取科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為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為易一。

破而去。是秋孫為同考。得塗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啟丁卯也。至平未中探花。璐按孫肇興順治中官工侍。

淮屋詩

淮民編蘆作屋。貧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儼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既歸去。仿為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蘆屋。縛蘆為桶椽。磚擊省塗墍。構樞無刻鏤。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為屋。嘗恐火誤燃。建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皆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雷臣晚年信佛

王雷臣燮。晚年頗信佛。日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人贈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銀鈎。蓮花世界非關汝。肯向昆明笑白頭。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後避入空門。

嘲楊維垣

楊維垣。成淮十九年。善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投小兒秘訣。山陽一秀才。夜間續題。

其左。醫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孔和為劉澤清所害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眾于長白山。殺偽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為不道。屢悔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倡酌。死後修齡茶坡携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梧修竹曉沉沉。待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文炤詩

劉雪舫文炤。新樂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闔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變姓名至淮。居珠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徒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厭鼓聲。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念子凝神久。微陽可共携。明史孝純劉皇后生母。即雪舫之姑。吳梅村詩。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婚。長兄進徽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凡聞再拜。慟哭高皇靈。宣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存。貧賤合依人。云雪舫。

避人哀浦。與諸文士往還。有河口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掛蒲帆千里程。去
任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雪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
不穩。淒然雙淚落三更。

楊太常琴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酉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時大祀郊廟。樂章
失次。宗伯林欲楫薦。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亂後流寓
淮海。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一曰風木悲。為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家世為將。少有
別解。通樂律。懷帝召至便殿。令彈琴。稱善。抱琴逃止。故土。主陳碧涵家。時李子變為
淮安推官。正經往見。為李上客。李為買宅。又為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
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鄰近。陳氏每墓祭。必置酒澆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
琴詩。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也。

王漁洋賞識張虞山詩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為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揖甫罷。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
春水吳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邱李貞曰。夙昔快意之作。

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入古調堂集。不載社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學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笋掛山藤。他時逸憶羊求侶。花滿晴龕向日蒸。增韻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為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嵩三學陶靖節

吳嵩三冊。明諸生。聊城令裴孫。涇陽令安邦季子。甲申除夕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子默會其意。會學使至。不試。落諸生籍。遍遊天下。遇名山大川。傷今吊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秘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為嵩三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著述

張性符致中。為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漆方巽若能權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于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板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體。為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恭壽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屬守錄。經濟源流。雖逸。閣隨抄。張氏宗政眉尹文集。符山堂詩。

子三人。紹孤教皆知名士。紹卽力臣。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音學五書之精審

顧亭林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札。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數四。又得張力臣為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返。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後李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携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義門。

王漁洋徐健庵推重張力臣

力臣博學精詣。嘗摹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鶴銘。晚年窮困流離。携子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其小照云。瘞鶴銘邊携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五岳曾探岷嶽書。年來雙鬢轉蕭疏。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為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先家學在中箱。對君轉復思元嘆。灑淚風前誦渭陽。

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父交善。自京回南過德州。偶詣正父。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父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指力臣也。

茶餘客話卷十二

清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陳邱兩家年世誼

陳碧涵為望社名士。專精三禮。淮上治禮經者多從之。與階六黃門台孫為兄弟。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為吾家二夫子。一日過友書館中。撫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青於監寒於水。嗣每至館。輒摩弄頭目為戲。邱即南齋侍講也。越十餘年。同中式為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陳久因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闈。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敦年誼。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靳周二子

周左台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靳太君壽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驅友謹。吾不如二邱。瓌瑋卓犖。吾不如楊簡林。嶽嶽饒經濟。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構。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靳太君為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靳周二子之稱。

潘雪帆

先徵君鶴緱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潘雪帆七律最多傑作。雪帆名問奇。錢塘人。

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霞舉紫嵐劉昭華及徵君為忘形交。後客死天寧寺。揚州守傅澤洪莫之平山堂。為文誌其墓。查二瞻書丹。遺稿甚富。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携酒奠之。

馬西樵說詩

馬西樵蔡子構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灩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朗吟一過。即得之矣。天章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乎。大宗喜曰。是不減匡鼎說詩。天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雲外之地。不必蘿薜始易簪纓。一座稱善。西樵纂杜詩分韻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覺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昔之蛛絲馬跡也。乃知前人輯一書。皆具深意。

達官受窘於名士

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嘴。闔閭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一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冒雪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書。據案揮毫。忽方伯某

移舟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之。方伯大慚。飲高澹人北墅。題詞一時傳誦。

望社大會淮上

望社諸名士。邀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屏尊經閣。馬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香英十里至。詩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後。絲管徹高空。

艾東鄉賞識吳太清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公車過淮。士人多以所業請政。概不着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知名士。

星命家謬說

嵇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即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筭其八字。俱以為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子亦易。通

尙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平後十餘年。諸子將為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真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為所給者四十年矣。

嵇叔子

嵇叔子為李太虛作閭園影賦數千言。編珠貫玉。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携示趙洞門。開心李叔則明睿。各古橋不下。嵇美髯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答鈕玉樵書

金道洲人望。令關中長武。答鈕玉樵書云：才到鵜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子服。猶緇佻美。馬上之鞭。中多緝操。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思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于是江邊昨暈。尚插征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携來。僮僕半莫。于懼。

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于泊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亡百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閭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間關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遙征割邠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驢而罷于奔命歲儉而苦於頽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僅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喪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里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乃牛後之羞旋至大似鼓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飯水無迨津之時筒客擷若裹鹽地有不死之際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凡人浴老米三餐及弟入秦豆芽兩頰庭前朱荔偏間歲而方莖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韭為豐園乞嘉蔬土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公劉囊底餽即稱珍燕令釜中麩仍是寶嗟乎噫嘻米日大

難居者不易。沈沈夜析。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琵琶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推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躬。望吾兄于掖梧臺柏之間。局踖難容。當念我于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交代註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援引孟說之謬

李公凱鎧軍鐵嶺。丁憂歸。己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閣學。經筵講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為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况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為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子守身之嚴可知。令人取與不慎。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使其私。豈不謬哉。

高孝子望親廬圖

鹽城宋滋菴恭貽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圖。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皆驥。宿遷

諸生甲申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即相見。察其情狀。即持騁也。強之歸。生一子尚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尚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鍾吾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同時兩金章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跼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共詰其傳。本馮仙人之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令人多誤稱。

辨物志已逸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兩月。徧覓無有。知是書者。

文人別號

靳璧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閻再彭號飲牛叟。著眷西堂集。強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冠椰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吉文大度

李吉文時謙初為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前後疏凡數十上。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起陝西觀察。會飢。出監賑。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逢蒿滿庭。咸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屢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迫。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篤於友誼

劉六皆官刑曹時。與倚氏衛爾錫既齊。同巷交密。衛撫黜。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六皆為經畫。行李歲時饋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家堰。六皆亦返里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衛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詣六皆作身後計。即由袁浦舟至蕢園。尚能飲酒盡歡。次日竟歿。六皆經紀附身之具甚厚。啟別業為殯堂。哀禮備至。令人增友誼之重。

閻潛邱遺書

闕潛邱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未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筭。捐館後。家人與計簿。混入筭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砭玉並陳大夫潛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菴嘗手輯潛邱緒論一編。曰闕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嚮也。附錄于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指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賂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不崔嵬藏。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勲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

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地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間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即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辛巳冬尚在京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愿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適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實隨輅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為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記云項讀李川父嵩渚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即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証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尚未讀潛邱掌錄故輕訾川父晚年一見急劄志之也又劄記云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為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

戴晦夫晟顧在瞻。謁揚禹江開。沅同受業于黃梨洲門。以古學相勵。南雷文定古文授讀。皆西泚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案。搜羅家藏家集千餘種。嗣從徐崑山假傳是樓藏書。又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為文海。文海中摘加硃圈。以授子百家讀。是謂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瞻少時。著陸傳習學錄。頗謗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日一知半解。心粗胆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遍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後生翕然從之。

卞氏園枯枝牡丹

丙子游鹽瀆。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朵。卞進士樂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澠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又嘗臨蒞。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闌。歲久茂盛。每歲開花可百朵。為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公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即二公所植。未可知也。海陵即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元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還花

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妾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還信。當再着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還復作詩云。牡丹曾是親手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醜使奪之去。移之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婉轉取其枯枝植之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有紅有白。以此卞休咎。獨醒雜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岷強猶主。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朱定元因禍得福

淮安守朱定元。謹飭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

翺梧憂舉

翺梧字待翁。憂士也。以薦歷官至潞安守。謝事後。值山石虧空。紫起。收令人人不自保。持翁首倡捐貲。即日遣其子倡歸。棄田宅。得十萬金。裝三十騾。馱至太原。待質各官及囹圄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鷹薦書。治

行歷察察。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

元立上人求父骨歸葬

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官京師。父歿。權厝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為僧。得法于平陽畫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墓處。天津瀕海沙衝。不可辨。有里老張姓。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磚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術數之奇。

丁卯周琴圃檢討齋。偶為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撮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宜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御製寶玉詩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改元寶應。今日田縣名本。此一日黃天符。其製上圖下方。近圓有孔。歲戊辰有得以入貢者。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瑾。雲英靜似腴。截肪

安可喻。烝粟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逢君子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詔天符。

吳山夫輯山陽耆舊詩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峰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峯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耆舊詩二首。其小序云。吾淮詩人。漢枚都尉始。其詩即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為古詩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乃漢魏唐宋。尚有傳人。自元後無可指名者。明代流傳亦少。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手自抄寫。積為五大冊。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字官階。時代先後。間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枚乘陳琳趙嘏張耒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鄉文獻。又得本朝詩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遊置之。至今為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即能有成。然藏書之身。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心力付之飄風劫火。功未就而罪已莫辨。即得好事者再為搜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尚有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叢辨。四朝黃河圖說。刑定潛邱劄記。皆可傳

者其所藏金石碑板文尤富其山陽者舊詩五冊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次子與紫坪子鍾琰同入學因得索其遺書止存二大冊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楊幻鳧為盲女演彈詞

盲女琵琶明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幻鳧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饑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筠籠蠻榼窮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為彈詞新聲綺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頗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陳東巖雅量

甲戌上元夜陳玉盟儀部大復招集鄉人為文酒之會中席一貲郎突至面目猙獰語言誕妄同座皆心惡之吳南生投箸大嘔先去惟陳東巖柱飲咳自若終席不接一談既散諸君詆訕百出東巖亦不置一語若不知其事余甚服其雅量某後選楚令擢州牧以貪伏法

紀淮上園亭

國初郡城園亭。見于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予所知。略識于此。新壁星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闔半叟春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養重虞山古調堂。劉勃安昭華綠筠草堂。在駙馬巷。陳階六鷗笑齋。在南市橋。劉僉事詎菴思園。園中有蒼山。在菜橋茶巷。闔修齡再彭春西堂。金石皮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菴影闔。鷓巢鶴塚。在平河橋。又西為飲牛草堂。張翱存吏部毅文檢討花廳。在北門內。依綠園。在蕭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黃甫及鴻臚。巖觀察。舫閣。止園。梅花嶺。在蕭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塚。邱署戒侍講南齋。李貞洗馬西軒玉蕊亭。皆為桐園之一。在西長街。倪天章一草亭。張泗水漪園。杜首昌湘草館。秀園。在湖嘴。有挿塵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黃翁谿梅花屋。藕塘。萬年少溪。東村屋。在河下。又濕西草堂。在北門西岸。馬孝廉西樵青奕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徐動盈橫秋閣。高卧堂。白賁堂。張力臣符山堂。在清江浦。樂六舞臺。廬。姜本生鳥園。邱且菴。東里山莊。張赤岸竹堂。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程徵君水南菴。蒲曲。在伏龍洞。程與林孝廉誰莊。小人堂。在城東莊外。戴晦夫寤硯齋。在西長街。楊彙征南村草堂。

在府學東楊廣文棋益大椿樓。博士孝廉景四晴霞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沈厚肇移雲堂。崔鴻臚春水樓。在湖嘴。陳曾餘明經墨莊。瀟碧亭。在駙馬巷。吳子通樸山天竺齋海棠屏。陳謂敬淇園。徐日馭北山草堂。劉萬資萬吹兄弟竹素園。頌酒草堂。邊壽民葦間書屋。蓮葉仙舟。在梁皮橋。陸觀察密菴。月湄。孫竹氏素園。皆在北門內。周徵君白民清來堂。止齋。在雙刀劉巷。高明經思亭。亦愛盧巧圃。在丁光橋。先徵君鶴巖先生宅。在新城。宅內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棗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十餘處。又夏雲草堂。在東村。藍邱草堂。在南莊。先大夫于壬申歲移居城西北隅家塾。東曰咏素齋。西曰七錄齋。為愚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辦香書屋。魯頌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珞按勺湖草堂繪圖徵詩。余賦四律。為先生所許。補梓。

茶餘客話卷十二終

己亥夏余與司寇吾山先生同膺司諫之選先後入臺過從無間每春朝讌集酒邊談論前言往行聽者忘還固未知其有所著述也嗣讀行述有茶餘客話之輯王少林太守亟稱其書今夏從方浦大兄借觀其記前型搜逸事考証典物多有未經人道為說部諸家所不及者為選十二卷梓行是書成于辛卯之前故云文淵閣無其地本朝尚無三元癸巳建閣以及辛丑錢修撰祭及第亦未補錄如此稿固未成之書也且卷中深以正閣日淺不及偏觀庫藏典冊為歎昔余科垣夜直恒秉燭繙史錄書盈尺竊與先生有同嗜曾于先生所撰刑部典試題名二書多所校正惜公早騎箕不及參訂客話全書不無遺憾願方浦負荷念切行將與七錄齋詩文全集合刻流傳嘉惠藝林更樂得而觀厥成焉甲寅上元烏程戴璐跋

先司寇束髮受書即耽吟咏於書無所不讀所著詩文集如千卷藏于家中歲以後又入直綸閣應御垣僦居長安藏書最富手不停披殫心著述與一時賢士大夫遊賓客過從煮茗劇談靡間寒暑凡所得于載籍以逮聞見所及輒誌之積二十年成茶餘客話三十卷所記自經史及國朝典故淮陰事蹟下及書畫禽魚之類靡不講貫精核獨出己見論斷而折衷之己酉捐館後謹錄收藏版行匪易中心竊負疚焉奉常龍塘先生為先司寇臺選同年友好無間今春索閱此書詳加校正敬公同好先選十二卷仿畢昇活字板印行餘卷仍謹藏以待再梓琦愧不能讀父書幸先生精鑒流傳事先司寇賴以不朽而先生敦情古處以及洽溉士林之誼亦足以風世矣爰敬跋于後癸丑小除男鍾琦謹識